

綜論中共與蘇俄之關係

尹慶耀

英國「情報文摘」認為蘇俄外交部長葛羅米柯應予更換，因為他已失去掌握情勢的能力^①。倫敦「泰晤士報」則指出在對外關係的某些方面，中共仍將繼續毛澤東時代的老路子^②。這些說法都是對的。

其實，葛羅米柯是否下台并不很重要，因為實際決定對外政策的是共黨中央的領導者。蘇俄當前的對外政策，是一九七一年三月蘇共第廿四次大會確定的，經過一九七六年二月的第廿五次大會，它并無實質上的改變。中共的外交部長同樣不是實際掌管政策的人物，陳毅死了，姬鵬飛換了，喬冠華被整，黃華上台，於對外政策並無影響。中共的領導班子也換了，「新五人幫」取代了「四人幫」，但依然尊奉毛澤東為偶像，他們對文革的評價是「七分成績，三分錯誤」^③，毛澤東所確立的「革命外交路線」，就在那「七分」之內。

在右述情況下，中共和蘇俄的關係，一時是不會有基本的改變的。我們當然不必相信中共所謂要鬥爭千年、萬年之說，但布里茲涅夫所謂如果認為「蘇俄與中共的矛盾和疏隔會長期維持及愈演愈烈，將是短視的」^④，實際也只是一種策略性的發言。話雖如此，值茲蘇俄與中共的「友好同盟互助條約」即將於一九八〇年屆滿的前夕，再度檢討一下它們雙方之間的關係，仍然是有必要的。

早在一九六三年九月，中共在「評蘇共中央的公開信」中，就用「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來形容它和蘇俄的關係^⑤，迄今又已過了十幾年，雙方的分歧走得更遠，分歧的因素也更加複雜。不過，雙方關係的現狀，仍可用筆者在本刊第十六卷第五期「中共

註① 「蘇俄的外交政策」，英國「情報文摘」，一九七七年十二月一日。

註② 「從毛澤東教條的陰影看中共的仇蘇政策」，原載倫敦「泰晤士報」，香港「虎報」轉載，一九七七年十月廿三日。

註③ 「新老反革命組成的黑幫」，「兩報一刊」聯合評論，一九七七年四月廿六日。

註④ 布里茲涅夫克宮演說，一九七七年十一月二日。

註⑤ 「人民日報」「紅旗」雜誌兩編輯部文章「蘇共領導同我們分歧的由來和發展——評蘇共中央的公開信」，乃九評中之一評，「人民日報」於一九六三年九月六日刊載。

與蘇聯邊界衝突的由來」一文中的幾句話來說明：雙方目前沒有黨和黨的關係，只有國和國的關係。在國家關係方面，有着貿易關係、條約關係等等，雙方互派大使駐在對方，但因有邊界糾紛，國家關係也并不正常。

本來，在共黨政權下，黨就是國，國就是黨，尤其是一九七五年一月經「四屆人大」通過「新憲法」後的中共，簡直就無法把黨和國劃開。然而，事實上中共和蘇俄政府內有主管對外事務的外交部，在黨內也有主管對其他國家共黨關係的組織。在蘇共中央，有一個國際聯絡部，部長波諾馬廖夫（B. N. Ponomarev），主管對一般國家共黨的關係，各國共黨赴莫斯科參加會議多由他安排；另有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共黨部，部長魯沙科夫（K. V. Rusakov），該部主管對共產集團各國共黨關係，一九七六年的歐共會議，即由該部前部長卡圖雪夫（K. F. Katushev）對南共、羅共進行遊說，始得在東柏林舉行。中共中央的聯絡部（部長耿飈），也負有相同的工作任務。

依照中共的說法，它和蘇共之間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的一系列原則分歧，早在一九五六年蘇共第二十次大會時即已開始。一九六〇年六月初布加勒斯特會議^⑥之後，蘇俄就把中蘇兩黨之間的思想分歧擴大到國家關係方面^⑦。中共主張雙方爭執應限定在黨和黨的關係內，不應該擴大到國家關係方面。一九六九年十月七日，即在雙方副部長級北平邊界談判揭幕前，中共聲明其立場是：「中蘇之間的原則鬥爭是要長期進行下去的，但是，這不應該妨礙中蘇兩國在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基礎上保持國家關係正常化」^⑧。這就是上述立場的表現。一九七七年八月十二日華國鋒談到中共和蘇俄的關係時說：「我們同它的原則爭論要長期進行下去。……同時，我們一貫主張，中蘇兩國應在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基礎上，保持正常的國家關係」^⑨。可知中共此項立場迄今未變。

毛澤東死亡，蘇共中央有唁電；華國鋒出任黨主席，蘇共中央有賀電。但兩者均被退回，理由是雙方沒有黨和黨的關係。然而，中共政權成立紀念和蘇俄十月革命紀念，雙方都有賀電來往。一九七七年十一月初，中共駐日「大使」符浩走訪蘇俄駐日大使波里揚斯基（D. S. Polianskiy）。七日，黃華參加了蘇俄駐平使館的慶祝酒會。這些都是國家關係範圍內的舉措。

借用日本東京大學副教授菊地昌典的話，中共是嚴格區別黨與國家的關係^⑩的。但是，中共何以要如此呢？筆者以為在黨的關係也就是意識形態或理論與策略的原則鬥爭方面，中共可以採取攻勢，而且業已給予蘇俄不少損害。舉其要者，如：（一）一九六四年

註⑥ 一九六〇年六月，蘇共提議利用羅馬尼亞工人黨第三次大會機會，在布加勒斯特舉行社會主義各國共產黨和工人黨代表會議，會中中蘇共黨發生衝突。

註⑦ 見「蘇共領導同我們分歧的由來和發展」。

註⑧ 中共政權聲明，一九六九年十月七日。按中共所謂鬥爭千年、萬年，均係指原則性鬥爭而言。

註⑨ 華國鋒在中共「十一大」的政治報告。

註⑩ 菊地昌典「中蘇國境紛爭與中蘇「和解」」，日文「世界週報」，一九七七年十一月廿九日出版。

四月羅共「火花報」發表「主權宣言」，宣稱有向獨自的社會主義之路前進的權利；(二)同年八月東京灣事件後，北越拒絕了派遣代表列席安理會作證的蘇俄建議；(三)同年蘇共邀請二十六個共黨，是在年內召開第三次世共會議預備會議，函覆接受邀請者不及半數，會未開成而黑魯曉夫於十月中下台；(四)第三次世共會議雖終於一九六九年六月舉行，惟國際共黨分裂趨勢已成，蘇共的領導地位一蹶不振，多中心主義乃至歐共主義依次抬頭，另一次世共會議已難召開。凡此都傷害到蘇俄，也都直接間接受到中共對蘇共挑戰的影響。但中共也只能在黨的鬥爭方面採取攻勢，在國家關係方面，它只能採取守勢，甚至只有挨打的份兒。

蘇俄的立場在某些方面是和中共相反的。當然，在中共之前，南斯拉夫已先與蘇俄反目，一九六一年冬，蘇俄又與阿爾巴尼亞絕交。不過，蘇俄對狄托有最大容忍力，對叢爾小邦的阿爾巴尼亞，也不必投予過多的注意。中共既近在咫尺，又是個龐然大物，單就共產黨員來說，中共有三、五〇〇多萬人^⑪，而蘇共只有一、五六九萬四、〇〇〇人^⑫。加以，所謂歐洲共產主義雖已走向下坡，但它所倡言的蘇俄革命經驗業已過時以及主張脫離莫斯科路線等等，對東歐乃至其他地區的共黨極可能發生若干影響。處此情形之下，蘇俄對於中共的挑戰，是絕難加以忍讓的。因此，布里茲涅夫聲言，蘇共要恪守廿四大所決定的方針，與毛澤東思想繼續進行一種基本性的、絕不妥協的鬥爭^⑬。這是說，在堅持原則鬥爭方面，蘇共和中共並無二致。只是，蘇共要把鬥爭擴大到國家關係方面，才對它更爲有利。

一九六〇年七月蘇俄撤援，是對中共的經濟制裁。其時正值中共大躍進失敗，接着又是連續三年大災害，經濟方面困難萬狀，蘇俄那一記打擊過於沉痛，使中共迄今不敢接受外援，而高調自力更生。一九六〇年代，雙方迭起邊界衝突，經過一九六九年的珍寶島、裕民縣等戰役，中共對蘇俄的軍事壓力有如芒刺在背，因此它被迫和蘇俄開始邊界談判，寧可不要求收回沙俄時代根據不平等條約割佔的中國領土，就是對方違約多佔的土地也可以打商量。它只要求和平解決邊界糾紛，就是一時解決不了，也應該維持邊界現狀，避免軍事衝突^⑭。然而蘇俄執意不肯，它不願放棄這項打擊中共的有力工具。

二

中蘇邊界問題在中共政權成立前就已存在，在兩個赤色政權合作時，它不成爲問題，迨彼此分裂後，它又成爲問題。換言之，

註⑪ 中共「十一大」新聞公報中數字，一九七七年八月十八日。

註⑫ 蘇共廿五次大會時數字，一九七六年二月。

註⑬ 布里茲涅夫在蘇共二十五大的報告，一九七六年二月廿四日。蘇共此項態度迄未變更。

註⑭ 請參閱拙作「北平『邊界談判』的癥結」，「問題與研究」第十六卷第六期，六十六年三月十日，六一九—六二二頁。

中共和蘇俄之間，確係由意識形態之爭擴大到實際利害之爭，由黨的關係惡化影響到國家關係不正常。然而，儘管邊界問題的提起，是中蘇共鬥爭之果而不是因，但并不就意味着這個問題的容易解決。

中蘇之間有長達四、五〇〇哩的國界，內中有多少是未定界。自一八五八年至一八八一年，帝俄併吞了一五〇萬平方公里的中國領土。目前，中共所謂的爭議地區約三三、五〇〇平方公里，其中二五、〇〇〇平方公里在新疆維吾爾自治區。那裏有哈薩克、吉爾吉斯、達吉克人，分住在中蘇邊界兩邊。單就伊犁地區言，就有十三種民族，維吾爾人佔二七%、哈薩克人佔二一%、漢人三八%，還有少數俄羅斯人。一九六二年四、五月間，蘇俄駐新疆機構的人員，引誘六萬少數民族率三〇萬頭羊逃往蘇俄境內，從此中共就封閉國境，每週有兩、三次開放，以便郵車往來。

新疆維吾爾自治區盛產羊毛，也產棉花，糧食可自給自足，礦產也極豐富，煤炭、鐵礦石、石油之外，且有稀有金屬（主要是鈾礦）。中蘇另一接壤地帶是中國的東北，那裏有皮毛、木材、糧、和煤、鐵、石油等礦產，且為中共的工業基地。一九五〇年三月廿七日，中共和蘇俄簽訂協定，成立四個合營公司，「大連造船」在東北，「中蘇石油」、「中蘇金屬」在新疆，「民用航空」公司，則開關北平——瀋陽——長春——哈爾濱——齊齊哈爾——海拉爾——赤塔；北平——太原——西安——蘭州——哈密——迪化——阿拉木圖；北平——張家口——庫倫（烏蘭巴特）——伊爾庫茨克等三條航線。由此可見，西北和東北地區對中共政治、經濟以及其中共和蘇俄關係中的重要性。那裏的邊界之爭，也不能單純以領土問題和軍事觀點視之。然而，雙方既已陳兵邊界，且又時起衝突，中共就決不可能粗心大意、等閑視之。從文革以來，中共口號中如「抓革命、促生產、促戰備」，「備戰備荒」，「深挖洞，廣積糧」等等，都帶有戰爭至少是備戰氣息，那無異是一幅沉重的担子，壓在中共脆弱的經濟基礎上。

中共能戰嗎？大有問題。在毛澤東軍事思想基礎上建立的「人民解放軍」，其裝備、訓練乃至戰術觀念都十分落伍，幾乎是一般公認的事實。目前，中共一方面高叫國防現代化，一方面又號召遵照毛澤東有關「三落實」的指示，加速民兵的建設，要「全民皆兵」，使八億人民都能打仗，以保障「國家安全」^⑮。這基本上還是「兩條腿走路」的方針。

日本軍事評論家、前國防會議祕書長海原治，於一九七七年六月廿四日前往中國大陸，作了兩個星期的訪問。他在瀋陽參觀了民兵訓練，紅小兵是七歲左右的男女兒童，但已開始學習射擊，某一家八口從八歲的孫子到六十二歲的祖父，都在練習步鎗實彈射擊。然而中共究有若干民兵，從四五〇萬到兩億各種說法不一，海原治也始終弄不清楚^⑯。日本上智大學教授蠟山道雄曾訪問過新疆前線，他看到伊寧市附近民兵可將自動步鎗攜帶回家，工廠的民兵配有七五糧高射砲和步兵用對戰車的火箭筒（bazooka）二次大戰

註⑮ 參閱「發揮億萬民兵的偉大作用」，「解放軍報」社論，一九七七年六月十九日。

註⑯ 海原治「對中共軍隊的印象」（對談），日本「每日新聞」，一九七七年七月八日第三面。

時的武器)。他瞭解毛澤東的想法，那就是民兵的任務是配合正規軍作游擊戰，但他認為游擊隊只能在敵軍分散久駐時，侵擾它的交通線或補給站，倘使中共與蘇俄之間爆發戰爭，蘇俄不會作持久戰，而殺傷武器發達的現在，游擊戰、人海戰術、人民戰爭都很難收效^{①⑦}。這讓筆者想起黑魯曉夫的一句老話，他認為在現代戰爭中，「民兵不過是一堆肉」。^{①⑧}當然，人民戰爭更不適用於出國作戰。

海原治說蘇俄在遠東有三十一個師，三十萬以上的軍隊。在中蘇邊境上蘇俄有四十三個師，四十萬以上的軍隊。他說以日本自衛隊的裝備與訓練言，它可能和蘇俄交戰的時間僅僅十分鐘。他沒有說明中共的軍隊能够抵抗多久，他只說日本要抵抗蘇俄，不能只靠自衛隊，而是以自衛隊為核心，從事一億人口的總游擊戰^{①⑨}。他也許對中共民兵作了錯誤的過高估計。在這方面，外行的蠟山道雄的觀點，倒比較接近內行。首先，他認為中共的戰爭觀，不同於先進工業國家的戰爭觀，而中共的正規軍也經常帶有一種屯田兵的性格（這些都是中共落伍的現象）。和蠟山對話的小山內宏指出，日本的三好前陸軍幕僚長曾在大陸參觀過中共的戰車演習，其射擊的精度幾乎是百發百中，惟戰車砲僅九〇糎，射程一、三〇〇公尺，而現今步兵攜帶的對戰車用飛彈，其射程為二、〇〇〇公尺以上。小山內指出，單只發展坦克車是不够的，它必須有裝甲的兵員運輸車及其他護衛，還要有對空作戰的坦克；又根據第四次中東戰爭的教訓，在機動的裝甲、坦克戰場上空，還必須有SAM和防空砲所組成的巨大防空網^{②〇}。總之，那是一種綜合戰力，不是單靠某一部門的突出技術所可承擔。這給我們一種啓示，中共軍勤學苦練的近戰技術，將會見不到敵人的面就被敵人打倒，他們那強行軍、急行軍的本領，怎能和機械賽跑？

據日人龍原昭二說，如今印度洋的一半，已進入蘇俄艦隊的行動圈內，從此處發射洲際飛彈（ICBM），其射程可達中國大陸的各個重要部分^{②①}。中共的核武器，遠落於美蘇之後，是不爭的事實。小山內稱中共空軍有二、〇〇〇至三、〇〇〇架飛機，其自製的F—9型噴射戰鬥機，曾經喧騰一時，實際上只生產了一、兩百架就已停止，因為引擎出了問題，以後就設法去購買英國羅爾斯·勞斯（Rolls—Royce）公司的引擎了。據說，中共還想購法國的獵犬（Mirage）機和英國的獵犬（Pariah）機，是否屬實小山內也不清楚^{②②}。小山內的說法，我們可從「China Report」的一篇文章中得到證實，那篇文章說，中共繼F—8（MiG—21

註①⑦ 「中共對蘇作戰能力的檢討」，日本「軍事研究」雜誌，一九七七年十一月號。

註①⑧ 林彪「人民戰爭勝利萬歲」一文中所引，「人民日報」，一九六五年九月三日。

註①⑨ 「對中共軍隊的印象」。

註②① 「中共對蘇作戰能力的檢討」。

註②② 龍原昭二「美國和中共軍事密約的真相」，日本「軍事研究」雜誌，一九七七年十一月號。

註②③ 「中共對蘇作戰能力的檢討」。

型飛機試驗失敗及其他作戰飛機TU-16中型轟炸機、IL-28輕型轟炸機製造計劃的生產線關閉以後，F-9型噴射戰鬥機也已停止生產，這使得中共的軍事航空工業陷入死胡同。

文章說，首次報導中共生產F-9型機的是1971年五月十七日的紐約時報，該報引述「美國資深分析人員」的談話，對以蘇俄米格十九設計為藍圖的該種雙引擎噴射戰鬥攔截機的性能，作了誇大的報導。當時說中共的瀋陽飛機製造廠，每月可生產F-9機十架。同年九月來自香港的報導說，中共每年可生產兩、三百架該項飛機。這些可能是以美國五角大廈透露的資料為依據，當時五角大廈為了說服國會，使其贊成美國建立一項反彈道飛彈系統，就把中共的軍事能力包括核武器等等在內，作了過高的估計。事實上，F-9型機一開始生產就遭遇到資源及技術上的困難，終至停止生產，而開始服役的該型飛機不過數十架而已。文章的結尾部分說，中共空軍數量上雖不算少，惟就火力及戰備而言，不僅較超級大國的空軍遠為落後，即較其他擁有現代空軍的國家也有落後之感²³。筆者對於蘇俄早年援助中共的飛機，由於零件補給缺乏，究竟還有多少能够起飛，即使能够起飛又能有多久的壽命，都表示疑問，更無論其技術設備的過時了。

小山內宏本來是一位軍事評論家。他在另一篇文章中指出，1975——76年蘇俄海軍在太平洋艦隊配備的艦艇計：潛水艦一二五艘、水面艦艇四〇〇艘、海軍飛機約三五〇架。他說，蘇俄在遠東的海軍力量，掌握着戰略的優勢，其海軍航空兵力可以制壓日本列島的領空²⁴。筆者不知道小山內是否受有政治影響而將蘇俄的遠東軍力誇大，但蘇俄的海軍確是中共的一大威脅。

中共刻在鼓吹毛澤東在病重時還指示要搞好海軍，且鼓勵要在十年內達成目標²⁵。日本報紙紛紛報導了這項消息，但也指出目前中共的海軍兵力約二七五、〇〇〇人，北洋、東海、南海三支艦隊有船艦約七〇〇艘，大部是老朽化的舊型船艦。砲艦、魚雷艇等佔沿海警備中心船艦的主要部分。近六〇艘潛艇，大多是蘇俄製的舊型或練習艦。在中共的三軍中，海軍是最弱的一環²⁶。筆者應該指出，十年時間訓練一個能指揮作戰的艦長都不够，又何能發展一支強大的海軍？

三

我們可以肯定地說，中共沒有能力從事現代化戰爭。但它面對的却是蘇俄的現代化部隊。在中蘇邊界正面，蘇俄的遠東軍區（

註²³ 「中共空軍的現狀及缺點」，原載「CHINA REPORT」第十三卷第一期。

註²⁴ 小山內宏「蘇俄軍事力量對遠東的威脅」，日本「蘇聯問題」調查月報，一九七七年七月號。

註²⁵ 參閱「中共人民海軍政治部」所撰「毛××的光輝思想永遠照耀着我們前進的道路」，「解放軍報」，一九七七年九月十五日晚「新華社」電發表了全文。

註²⁶ 「中共海軍十年計劃」，日本「每日新聞」，一九七七年九月十七日，第四面。

司令部在伯力)第一任司令托魯布柯(V. F. Tolubko)大將為火箭戰術專家，他調任戰略火箭部隊司令後，由他的參謀長彼得洛夫(V. I. Peterov)大將繼任軍區司令。外貝加爾軍區(司令部在赤塔)司令貝利克(P. A. Belik)上級大將，是戰車戰術專家，他於一九六六年冬由駐東德蘇軍第一副司令調任現職時，就帶了幾個裝甲師部署在外蒙。土耳其斯坦軍區(司令部在塔什干)一分為二後，現任司令貝洛諾什柯(S. Y. Belonozhko)上將，原為第一副司令。前司令里雅希欽科(N. G. Lyashchenko)上級大將改任分離後的中亞細亞軍區(司令部在阿拉木圖)司令，據說他不斷訓練全天候跳傘部隊。對中共言，這個軍事壓力是够沉重的。它時常說蘇俄在中蘇邊界駐有百萬大軍，它要以數量取勝，自己在那裏配備的兵力，就絕不能少於一百萬。在綿長的邊界線上，大多不都是產糧區，軍隊的軍糈，勢須從中原或南部的穀倉地帶運來，此外還有裝備、彈藥、武器等等，也得通過極長的補給線轉運。這中間有些地區是崇山峻嶺，有些是戈壁沙漠，氣候也極為不良，想到中共現有的車輛、道路、橋樑……其艱困的情況是難以言語形容的。據蠟山說，伊寧市的飛機場只有土的跑道。果如此，戰鬥機或許可以起落，轟炸機、運輸機就大有問題了。由此看來，某些國際人士，主張聯合中共去牽制蘇俄，真不知道中共該如何去牽制！

一九七六年九月，中共曾邀請美國前國防部長施勒辛格往訪大陸，雖然正值毛澤東之喪，但中共的「國防部長」葉劍英、「副總參謀長」楊成武等曾予接見，他曾訪問了內蒙、西藏以及新疆省羅布泊的中共核試基地。同年末至一九七七年初，中共又邀進不少日本軍人訪客。中共已捨棄過去以遠藤三郎中將為中心的日本舊軍人，轉行注意日本的防衛關係者。一九七七年一月日本「防衛研究所」的人員往訪後，繼之是「海權(Sea Power)」方面的一羣人士，他們會見的是陳錫聯。此後是前陸軍幕僚長三好陸將、前國防會議祕書長海原治。九月廿六日是以前陸將三岡健次郎為團長的四名防衛關係者，在大陸訪問了一個半月。三岡現今是與日本無線電業有關係的人物，其他各人也分別與東芝及其關係公司T F S C O、沖電氣、建築業的奧村組等等有關。奧村組經常承攬機場跑道的加強工事等與軍事基地有關的工作，其他如雷達、通信機、與飛機有關的電子部門，對此一訪問團或許都抱有某種目的。此外，日本前陸海空三軍幕僚長內田一臣、中村龍平、石川貫之亦將訪問大陸，而中共的三〇——五〇名軍官也有訪日之說。一九七七年九月十二日，楊成武曾率中共的「空軍副司令員」曹里懷、「海軍副司令員」劉道生、「裝甲兵副司令員」賀晉年、「炮兵副司令員」李懋之、「總參謀部通信部主任」江文等往訪法國和羅馬尼亞。而中共的「外貿部」李強訪問英法時，特別喜歡參觀的是飛機製造廠之類。這一切的一切，都顯示了中共急求「國防現代化」的意願。

如果說中共目前是把國防現代化放在四個現代化之首，是可以理解的。一則蘇俄的軍事壓力關係着中共的生死存亡，它不求戰也不能不備戰；二則華國鋒依靠軍隊的支持，才能整肅「四人幫」，他不能不多多少少順從軍人的意願，而軍人就主張國防現代化。一

註① 「美國和中共軍事密約的真相」。

九七七年七月一日中共的建黨紀念，「兩報一刊」連紀念社論都不會發表。八月一日的建軍節，則舉行盛大慶祝，「兩報一刊」社論題為「加速國防現代化」。葉劍英在慶祝大會上講話時聲稱：「我軍的現代化，就是要有一支強大的陸軍空軍海軍，要有現代化的武器裝備，包括導彈和核武器，要嚴格訓練，按實戰要求苦練過硬的殺敵本領，熟練掌握使用現代化武器裝備的新技術，以及隨之而來的新戰術」^⑳。這些又可作為中共現今是國防第一的證明。

國防現代化必須有現代化的科學技術和現代化的產業來支持，這些都是中共所缺乏的。目前中共的軍事費用，已佔其預算的百分之四十以上，再予增加，豈不要減少其發展工農業與科學技術的經費？中共無法解開這些死結，它無法將其本身軍力提高到足與蘇俄在邊境對抗的程度，最多只能減少蘇軍進攻時的損害，使蘇俄更多所顧慮，以求在對蘇談判中博取較為有利的地位，使蘇俄的壓力稍趨緩和。

四

中共對蘇俄的態度，可以「色厲內荏」四字來形容。它時常叫喊「準備打仗」，但又總是先說「人不犯我，我不犯人」。

中共藉邊界糾紛爭取國際同情，誘引和蘇俄有領土糾紛的國家共組反蘇陣營。然而歐安會報發表赫爾辛基宣言後，蘇俄的西方邊界已經固定下來。日本也無法從蘇俄手中索還北方領土，因而對與中共簽訂「和約」時，對「反霸條款」就多所顧慮，而不願被捲入中共蘇俄鬥爭的漩渦中。

中共極想促使西歐與蘇俄相對立。毛澤東曾判斷蘇俄的戰略重心在歐洲。他曾經對龐畢度說：「我們總感到西方世界是在催促蘇俄反對我們」。又說：「艾德諾重複不斷地提到蘇俄要插手於歐洲，並將美軍趕出西歐，再行支配德、法，換言之是統治整個歐洲」^㉑。周恩來在一九七三年八月指稱蘇俄是「聲東擊西」，他埋怨「西方總想推動蘇修向東，把這股禍水引向中國，西方無戰事就好」^㉒。華國鋒在一九七七年八月，責備「西方有一股綏靖主義的思潮，幻想用妥協退讓的辦法保持和平；還有人甚至想把新沙皇這股禍水推向東方，犧牲別人，保全自己，走張伯倫的老路」^㉓。同年十月，陳楚又把這種說法帶到聯大^㉔。中共幾乎對每一位西歐訪客都進行挑撥，其例不勝枚舉。

註⑳ 「新華社」電，一九七七年七月三十一日。見香港「文匯報」，同年八月一日，第三版。

註㉑ 一九七三年毛澤東與法國前總統龐畢度談話，原載英國「泰晤士星期報雜誌」，一九七六年十月廿四日。

註㉒ 周恩來在中共「十大」的政治報告。

註㉓ 華國鋒在中共「十一大」的政治報告。

註㉔ 陳楚（一九七七年十月廿四日）在聯大第一委員會上發言，香港「文匯報」，一九七七年十月廿七日第三版。

中共也想把蘇俄的壓力引向他方。毛澤東對龐畢度說：蘇俄的野心很大，整個亞非歐三洲都在牠的野心範圍之內。蘇俄企圖把亞非歐三洲都放入掌握之中。華國鋒除指蘇俄要把整個歐洲、亞洲、非洲拿到手，和美蘇爭奪遍及世界各個角落，但爭奪的重點仍在歐洲外，更說：蘇俄陳兵於歐洲東部，同時又加緊在非洲和中東掠奪戰略資源和搶佔戰略要地，企圖東取波斯灣，南下好望角，西斷大西洋交通要道，從側翼迂迴和包圍歐洲。中共對蘇俄在中東和非洲的動向密切注意，它希望那些地區能拖一拖蘇俄的泥足。

中共在挑撥美蘇戰爭。它所謂大戰不可避免，新的世界大戰危機在增加，都是指美蘇之間的大戰而言。毛澤東把當前的時代，仍指為帝國主義和無產階級革命的時代。早在一九七〇年五月廿日毛發表題為「全世界人民團結起來，打敗美國侵略者及其走狗」的反美聲明時，就強調新的世界大戰的危險依然存在，各國人民必須有所準備。他又認為不是戰爭引起革命，就是革命制止戰爭，但當前世界的主要傾向是革命。一九七二年尼克森訪問大陸並發表「上海公報」之後，中共又在美蘇兩超、兩帝之間劃分主次，阻止它們緩和而促使它們對立，以便各個擊破，陳楚在聯大所說：「在當前兩霸爭奪的全局中，美居守勢，蘇取攻勢」，正是此一策略的反映。

中共當前的世界戰略是：挑撥第一世界的美蘇衝突，聯美制俄；鼓動第二世界反超、反霸，但以蘇俄為第一目標；蠱惑第三世界先反第一世界，後反第二世界；最後支援人民革命，連第三世界的資產階級政權也予推翻。

一九七七年十月廿一日，鄧小平接見「法新社」社長兼總經理克洛德·魯賽爾夫婦和該社香港分社社長德·戴維斯時指出，蘇俄所炮製的全球戰爭計劃，必須加以挫敗。他獻議：(一)在軍事上和思想上作準備，如果蘇俄知道人人都準備打仗，他們就會當心；(二)必須打破蘇俄的全球戰爭計劃，他希望全世界——包括第三世界、第二世界、甚至第一世界的美國，都為此作出努力。他指稱蘇俄的全球戰略計劃有弱點，因為它在中東、在非洲、特別是索馬利亞、在拉丁美洲和在印度洋的基地都不穩固；(三)他說，蘇俄相信在戰略和常規軍備方面領先，但是它在農業在工業戰線方面是脆弱的，要發動戰爭，這是一個致命的弱點。他因此批評美國把小麥運給蘇俄，是「養活蘇俄的人口和擴充儲備」的辦法。他也批評美國和日本向蘇俄提供技術。他說：「我們必須同不僅在政治上而且在經濟上對蘇俄採取的綏靖政策作鬥爭。令人遺憾的是，人們知道在政治領域方面的綏靖政策，却不知道在經濟領域方面的綏靖政策」³³。對此，蘇俄直斥為「挑撥新的世界戰爭」，是中共「超級反動性格的暴露」³⁴。

註³³ 香港「文匯報」，一九七七年十月廿二日第一版。

註³⁴ 日本「每日新聞」，一九七七年十月廿四日第四版。

五

中共想把蘇俄這個敵人引向他方，鼓動旁人和他對立，以減輕本身所受當面壓力。它自己也爭取美、日、西歐的糧食與技術支援，以增強它對抗蘇俄的能力。而且，一方面企圖把同蘇俄的意識形態之爭和國家利害之爭截然劃分；一方面又倡三個世界之說，把本身利益和它世界革命的戰略結合爲一。爲此它不得不弄一些花樣。

據蘇俄稱：一九六九、一九七〇、一九七一、一九七三年，它均曾向北平建議締結旨在使雙方關係正常化的協定，包括不使用武力、禁止宣傳戰爭及互不侵犯的義務，但爲中共拒絕。一九七四年十一月，福特總統與布里茲涅夫在海參威會晤，中共頗爲不悅，遂於同月六日在電賀蘇聯革命紀念時，建議「按照中蘇兩國總理一九六九年九月達成的諒解，簽訂包括有互不侵犯和互不使用武力兩項內容的維持邊界現狀、防止武裝衝突、雙方武裝力量在爭議地區脫離接觸的協議，並進而談判解決全部邊界問題」。因此引起自由世界的猜疑，視之爲北平和莫斯科「和解」的信號。其實，一九六九年九月十一日周恩來和柯錫金會談後，中共於十月七日發表聲明，其中說它仍準備以中俄間平等條約爲基礎，全面解決中蘇邊界問題。並且提出在解決前維持邊界現狀，避免武裝衝突。遺憾的是，中共的這一主張當時沒有得到蘇聯政府應有的響應。提到柯周會談時，聲明僅說，「就兩國邊界問題、貿易問題以及兩國關係中的其他問題交換了意見」。沒有「諒解」字樣。又說到中共把一項建議，即「中蘇雙方首先就維持邊界現狀、避免武裝衝突、脫離接觸的臨時措施達成協議」，於同年九月十八日以正式信件送交蘇俄政府，建議目的是「使中蘇邊界談判在不受任何威脅的情況下舉行」^⑤。中共要求先撤軍、後解決邊界問題，以減輕蘇俄的軍事威脅，蘇俄則偏要使用軍事壓力，正是雙方爭執焦點所在。上述賀電，中共把自己的建議說成諒解，已料到蘇俄不會接受，其作用僅在嚇嚇西方而已。

一九七七年八月底范錫訪問中共。中共先於七月廿七日與蘇俄恢復了中斷八年之久的邊界河流航行會議（係第二十次例會，十月六日達成若干協議），王幼平則於八月廿四日乘火車赴俄（經六日之久始達），繼任虛懸了十八個月的駐俄「大使」。這是一面安撫蘇俄、一面刺激美國的手法。十月廿一日鄧小平對「法新社」社長說，邊界航行的協議，對改善中共和蘇俄的關係只擔負「一個很小的角色」。十一月二日布里茲涅夫克宮演說抨擊中共時，王幼平又拂袖離席。六日中共政權致蘇俄的賀電稱：「中蘇之間的原則分歧不應妨礙兩國在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基礎上保持和發展正常的國家關係」。這仍是中共一九六九年以來的基本立場。電文中重提一九六九年「兩國總理達成的諒解」，則是重施一九七四年的故技。而且，一九七七年是蘇俄革命六十週年，中共的表示理應熱烈一些。但十一月七日「兩報一刊」的社論，一面渲染「十月革命」對全人類的意義，一面指蘇俄現政權「背叛了十月革命的道路」，那是不够友好的。

註⑤ 「新華社」發表之「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聲明」，一九六九年十月七日。

中共的全球戰略是并不成功的。卡特說，除非是由於重大的挑釁行為或者誤解，否則，無論是美國或蘇俄都不會輕啓戰端³⁶。美國與中共接近，不能不考慮蘇俄的態度及其他問題，它現今不把對中共關係問題列為急務。美對出售武器給中共不感興趣。國際開發總署主管亞洲開發事務助理署長蘇利萬說，美國沒有給予中共經濟援助的可能性³⁷。中共與日本和西歐貿易較多，但也難勉強人家順從己意。中共對中東、非洲都無實力干預，而它的三個世界理論，却激怒了阿爾巴尼亞，使得很多原本親北平的共黨紛紛轉向地拉那。那麼，中共會再度投向蘇俄懷抱嗎？不會。因為那樣，會使蘇俄對它的控制較前更為嚴厲，豈是它所能忍受？

一九七七年九月廿五日，鄧小平對西德聯邦議會國防委員會主席來爾納說：他本人將不會看到與蘇俄改善關係的那一天，甚至華國鋒也不會看到，「即使下一代人，這也是不可能的」³⁸。這些話自然有些誇張，但雙方鬥爭二十有餘年，已使問題異常複雜，就是邊界的軍事部署及工事構築也已固定甚且制度化，是頗不易改變的。

然而，我們很難設想雙方會有一場熱戰，一則雙方內部均有困難，不容易動員作戰；再則它們之間的問題，不是戰爭所能解決的；三則依共黨慣性來看，它們寧可找人打代理戰爭（認真說來，中共參加韓戰也是為蘇俄打代理戰爭）而不願自己出面火併。但如果越南和高棉之間的衝突，真的演變成一場中蘇共黨的代理戰爭，那麼，問題就更複雜萬分了。

中共和蘇俄之間的三十年友好同盟互助條約，將於一九八〇年期滿，屆時會不會有什麼危機出現呢？這個條約的第六條第二款規定，「如在期滿前一年未有締約國任何一方表示願予廢除時，則將延長五年，并依此順延之」³⁹。為了和日本簽訂「和約」，鄧小平於一九七七年九月十四日對以河野洋平為首的日本新自由俱樂部代表團說，該約實際上已經死亡，期滿不打算延長⁴⁰。廖承志於十一月間對以相澤英之為團長的自民黨國會議員訪問團談稱，該約將於一九八〇年失效⁴¹。不過，波里揚斯基則認為該約依然有效⁴²。到一九七九年時，中共果真會通知蘇俄使該約失效嗎？又何以不現在就單方聲明予以廢除呢（中共常要求人家廢約啊）？由此可見，中共對蘇俄的態度，仍是相當謹慎的。同樣，蘇俄年來在外交上諸多挫折，但依然高調「緩和」而行動謹慎。因之，中共和蘇俄的關係，在可預見的將來，仍將是一個時張時弛，既不會和好如初也不致觸發戰爭的僵持局面。

（六十七年一月五日）

註36 卡特在訪問華沙最後一晚（一九七七年十二月三十日）的國宴中致詞時語，聯合報，一九七八年一月一日第四版。

註37 中央社華盛頓電、中央日報一九七八年一月一日第二版。

註38 香港「文匯報」，一九七七年九月廿六日第一版。

註39 中共「中華人民共和國條約集」第一集，中共「外交部」編，「法律出版社」，一九五七年版二頁。

註40 香港「文匯報」，一九七七年九月十五日第一版。

註41 「日本經濟新聞」夕刊，一九七七年十一月十六日第二面。

註42 中國時報，一九七七年十一月廿五日第一版。